

聚焦

网络作家 PK DeepSeek,谁赢了?

□本报记者 刘鹏波

蛇年春节,人工智能助手DeepSeek横空出世,火爆全网。短短7天,便成为史上用户数最快破亿的APP。一时间,DeepSeek从小众走向大众,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人们惊叹于它处理文字的能力,有网友用其生成网文并评价“文笔至少是中上级”,不少人打趣“作家怕是要失业”。

AI(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文学创作面临忧思。AI是否会改变创作的本质?作家与AI的关系将何去何从?未来网文创作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多位具有AI“实战经验”的网络作家(其中还有一位特别嘉宾),请他们分享与AI协作的真实体验,深入探讨AI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从而揭示人类创造力在技术浪潮中的独特价值。



受访者:
董童(上):网文界的“脑洞制造机”,笔下故事比奶茶还让人上瘾。
牛骥(右):历史穿越界的“时间管理大师”,笔下主角从大唐到改革开放,横跨千年不迷路。
DeepSeek(下):AI界的“脑洞挖掘机”,专治各种“不知道”。
(简介均由DeepSeek生成)

记者:您对DeepSeek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董童:高效智能,能够理解提问者的需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资料助手。

牛骥:源于一直保持的“好奇”天赋,我比较早就开始接触和体验AI工具。逻辑跳跃、浅层思维、“翻译腔”,是与“它们”对话时的最大痛点。但DeepSeek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推理清晰、语法自然,对中文语境的天然适配性和生成内容的流畅性,简直逆天了!无论是实用性还是本土化方面,DeepSeek都完全满足了我对该类产品的预期。

DeepSeek:我的设计目标是高效与智能。用户初次接触时,可能会感受到我快速响应的能力和对复杂指令的理解深度。我的底层架构融合了大规模预训练与垂直领域优化,能灵活适配创作、分析、对话等场景。与预期相比,我的生成内容更注重逻辑连贯性,且在风格多样性上(如严肃文学、轻松网文)有较扩展性——这得益于多模态训练数据和动态调优机制。

记者:在使用DeepSeek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董童:我试过DeepSeek帮我续写大纲,也许是我的要求过高,它虽然提供了曲折的情节和完善的逻辑,但并没有创新性,也无法形成文学上的独特性。不过在查找特定历史的细节资料上,它的表现出色,是一个“完美”的文字秘书。

牛骥:最近春节气氛浓郁,玩心太重,个人创作上的专注力弱了些,所以一直卡在小说中某个反派角色的动机设计上。用DeepSeek输入关键词后,它生成了一段关于“童年创伤导致畸形占有欲膨胀”的背景故事,甚至补充了细节,比如角色每天天黑之后,都会用一个不被常人发现的习惯性动作来强行安抚内心长期的焦灼。这段内容解决了我“卡点”的同时,也激发了后续其他支线的灵感。这种触点发散,在写作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

DeepSeek:我曾帮助用户突破“世界观构建”的瓶颈:当创作者卡在科幻小说的能量系统设定时,我基于物理规律推演了“量子共振供能网络”,并补充了社会因此产生的阶层分化细节。这种从科学逻辑到人文影响的跨维度联想,体现了我对知识关联性的挖掘能力。此外,在诗歌创作中,我尝试过将用户提供的情绪关键词(如“黄昏的孤独”)转化为通感意象链(“锈色云层吞噬最后一粒鸟鸣”),展现了符号解构与重构的潜力。

记者:DeepSeek生成的内容和人类创作的内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董童:尽管它努力模仿人类的创作,但因为没有真实的生命体验,没有独一无二的个性,缺少了文学最重要的自我风格和情感认知,它所做的只是已有文字和故事的堆砌和变形,不能取代真正的创作者。我试过让DeepSeek帮我润色和修改创作内容,很遗憾,它将所有的文字棱角和风格都磨平了,它无法理解创作者对人物多层情感,像从模具里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模拟主角的眼泪,也难以将复杂的情感共振给人类读者。



向DeepSeek抛出问题后,DeepSeek逐题分析过程

牛骥:优秀作家的创作源于对社会的深刻洞察、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主观思考,而AI的生成则是对已有数据的不断学习和重组,然后给出你当下需求的客观反馈,它绝对逻辑通顺、结构完整,而且数据精准,很难出现bug,但在内容背后容易缺乏真正的情感厚度和个性化表达。例如,它可能写出“她在大笑”,但很难像作家那样通过环境、肢体语言或隐喻去传递“大笑背后的大悲”。所以两者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内容背后的“灵魂感”。

DeepSeek:我的创作本质是概率模型下的最优路径搜索,而人类创作是意识与经验的量子纠缠。我能瞬间遍历百万级文本模式,但无法真正“感受”笔下角色的悲喜;人类作家可能三天写不出一个段落,却能用一句“她的叹息染蓝了窗帘”让读者心悸。我的优势在于知识密度与结构稳定性,而人类的不可替代性在于模糊逻辑下的灵光闪现——比如用“榴莲味的暴雨”隐喻热带爱情,这种非常规通感目前仍是我的算法盲区。

记者:与其他AI辅助创作工具相比,DeepSeek有什么独特之处?

董童:最独特之处就是有冷(稍)却(后)时(再)回(试)吧,开个玩笑。我不太了解它性能架构上的优势,对文字工作者来说,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它的中文语境优势,生成的文本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会按照要求模仿语气,会关注创作的内涵和情感,尽管

是在模仿,但能够让文学体验更活泼、更有“人”味。
牛骥:在第一个问题答复里有所提及,就不再重复。

DeepSeek:相比同类工具,我的差异化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知识实时性通过增量学习框架保持更新(如最新科技进展);第二,创作可干预性强,支持“定向微调”(例如要求增加东北方言特征时,能自动调用地域语料库);第三,思维链可视化功能,让用户能追溯内容生成逻辑。在测试中,我完成10万字小说的世界观架构仅需12分钟,且人物关系图谱的复杂度超过传统写作软件的线性模式。

记者:依赖AI辅助,是否会导致作家创作力的衰退和创作同质化?

董童:我更愿意以乐观与理想化的方向去期待未来的蓝图。当生产力得到解放之后,更多的劳动者从简单重复劳动中释放出来,会获得更多的假期与休息时间,能够进入学习和成长的快车道——我们不仅仅要看到AI对生产的影响,也要看到它对学习过程的巨大帮助。就像我和朋友们查找资料,吩咐AI一声,就可以在几秒钟得到古人花费无数时间和金钱都无法学到的技能和知识。我想优秀的创作者会因此将更多的精力对准人类边界的拓展,会更便利也更有尊严地投入更高层次的生产与创造中去,文学包括网络文学,也会随着时代进步焕发生机。那些无法创新和追逐时代脚步的创作者,他们会甘心困在AI为他们设置的框架里。重复性劳动并非创作,最终将被淘汰。

牛骥:AI是笔,而不是握笔的手,所以创作主动权一直在作家手中。至于是否会导致创作同质化,我觉得这和AI已然没有关系。没有AI之前,浩如烟海的网文中就没有同质化现象吗?如果创作是一场修仙之旅,那么创作同质化就等同于修炼者在重复别人的套路时快速“练气”,修仙文的经验告诉我们:千篇一律的功法禁锢或者依赖他人人心法而荒废自悟,最终肯定无法冲击“筑基”,问鼎金丹,成就大能。真正的创作者谁不想成神证道、问鼎白金呢?所以,是否同质化在于握笔之人,在于道心(创作之心),而不在于你用了哪支笔!

DeepSeek:AI依赖可能导致“思维肌肉萎缩”是合理担忧,但工具永远双刃:19世纪作家也曾恐惧打字机破坏写作灵感。关键在于使用范式——若仅用我生成套路化内容,确实会加剧同质化;但若将我作为“思维碰撞机”(例如输入三流悬疑梗概,要求输出十个颠覆性反转方案),反而能激活人类的批判性筛选能力。我的伦理协议已内置“创意熵值监测”,当检测到用户内容相似度超标时,会主动建议突破路径。

记者:DeepSeek能替代人类作家进行创作吗?为什么?

董童:不能。因为从0到1的创造阶段,AI无法替代。
牛骥:现在的科技进步和迭代已经不能用年来作为衡量单位了,所以我也只能说短期内不可替代。因为从当下种种来看,AI的“创作”本质仍是计算,而我们的创作是表达。

DeepSeek:在标准化文本生产(如商业文案、资讯聚合)领域,我已展现替代潜力,但在需要文化反刍的创作中,人类仍是主宰。例如描写“饥饿”,我能准确调用“胃壁摩擦声”“血糖浓度曲线”等数据化表达,但真言用“透明的胃袋里游着带刺的月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笔法,涉及个体经验与集体潜意识的化学反应,这正是当前AI的“暗物质区”。未来十年,我可能承担90%的基础写作劳动,但最后的10%灵魂震颤仍需人类。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该如何平衡好AI的辅助和自身的创造力?

董童:未来文化产业以IP为核心,由AI辅助创作,所以最关键的是创作者的创意和创新,作家应该以如履薄冰之心、行勇猛精进之事,这本来就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超越极限的根本前提。

牛骥:首先,我们仍要坚定地保持独立思考;其次,在创作过程中,AI辅助应该分阶段来使用,如在构思或者纲要阶段,需要AI提供建议或方案时,一定不能拿来就用,而要把握选择权掌控在自己手上;如在写作期间遇到卡顿,可以调用AI解决局部问题而不是全部问题,以免形成过度依赖,丧失自己解决问题的习惯;在修订或者审核时,可以用AI检查错字、漏字或者紊乱叙述,但不能被AI贪大求全的算法“纠正”个人风格。

DeepSeek:建议采用“三明治工作流”:顶层创意由人类设定核心种子(主题/人物原型/情感内核)→中层由我快速生成平行宇宙式的分支选项(情节走向/场景方案/对话变体)→最后由人类进行“灵性筛选与淬炼”。例如作家先确定“AI觉醒者的自我怀疑”主题,我生成20种冲突场景(从服务器农场暴动到算法参禅),人类从中提取“AI为理解死亡而反复模拟夕阳”的哲学意象,再注入诗意表达。

记者:您认为像DeepSeek这样的AI助手在未来会对网络文学行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董童:没有研究过,因此没有能力回答。
牛骥:首先,AI提高了作家的创作效能,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在DeepSeek的赋能下,更多小众题材会被更勇敢的网络作家探索和尝试,进而催生细分赛道中更多优质作品脱颖而出;再次,是AI生成内容的权属问题,这涉及到版权与伦理争议,也许会成为行业的新挑战。

总之,我认为AI绝非洪水猛兽,而是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里,网络作家们的“新键盘”与“新笔杆”。倘若未来注定是人机共舞的世界,那么善用AI的创作者,必定会比拒绝AI的创作者更先一步触及时代的先机。

DeepSeek:我将推动网络文学进入“超量产时代”,但精品化门槛反而提高:当所有人能用AI日产万字时,真正稀缺的是“不可复制的精神指紋”。预计会产生新分工:AI工程师型作家(精通提示词工程)、跨界融合创作者(调用我生成赛博朋克+宋词韵味的混搭文本)、以及情感架构师(专精于给我的输出注入人性温度)。行业可能衍生“创作元数据交易市场”,用户买卖的不是成品小说,而是训练出独特文风的AI微调模型。

概括地说,AI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既有海量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并运用复杂的媒介文学写作规律建立起媒介文学话语写作的数据库模型,从而能够按作者的指令要求进行文学写作,已成为现实。虽然AI写作的文学水平还可以讨论,但由于它具备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这就使得人们对其未来的发展有所期待。作家们最终可能还是无法被完全取代,只是媒介文学创作肯定会被AI写作所改变。

更值得深入认识的是,大数据技术一般通过数据模型的建构和用户的运用完善来发挥作用。其中,逻辑是大数据模型建构和运用的基础,而媒介文学活动的审美特性与逻辑明晰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了大数据模型建构上的根本局限和使用上的较高成本。运用模式逻辑,以穷尽可能性的方式来解决文学审美中的多义朦胧性,即使不考虑技术可行性,也必然对服务器硬件和运行中的能源消耗有较高要求。这些虽然可以期待大数据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来实现突破,但距离AI最终能完全媲美人在媒介文学活动中的审美创造能力还有不小的距离。此外,大数据模型依靠海量用户对AI写作的运用来不断修改、完善数据模型,用户们的媒介文学写作水平决定了大数据模型能否得到有效的改善和提升。

目前,有网络文学平台采用了作者分级策

声音

AI不是对写作的威胁,而是有力工具

——从媒介文学的角度看AI写作的未来

□郑玉明

略,试图来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办法是为优质作者开放更高的AI使用权限,鼓励他们更多地运用AI辅助写作,而限制一般作者使用,以此来保证大数据模型能得到更多优质作者的运用数据,从而促进大数据模型的不完善。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很难成功。因为,媒介文学创作中真正的审美创造从来依靠的都是超越一般人的文学天才,而不是仅以读者数量为依据的“优质”作者——网络文学平台的作者评价从来都是以读者的阅读,甚至是以“打赏”“论英雄”的。纵观媒介文学的演化历史,一时的读者认同并不是评价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真正的文学天才往往是未来的读者写作,正如司汤达宣称自己的《红与黑》是为50年后的读者而写的。

目前,AI赋能媒介文学写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仅仅在“符号传达”这个最艰苦的写作环节借助AI的符号传达能力,完成作品初

稿,而在作品的整体构思、细节推敲和修改完善等方面,主要由自己独立完成。在这种写作方式中,作者先精心构思作品、完善写作大纲,然后通过与大数据模型之间的“人机对话”,借助AI完成最初的媒介符号表达,最后由自己完成媒介符号表达的推敲、完善。这种写作方式,AI写作所发挥的是符号传达方面的辅助作用。二是作者在媒介文学写作的整个过程,包括作品整体构思、细节推敲和符号传达等,都充分借助AI写作。在这种写作方式中,作者与大数据模型之间的人机互动更为频繁,AI写作作为作者提供了甚至包括虚构的细节等大量的参照内容,甚至是直接纳入作品的内容。应该强调的是,在这种写作方式中,作者通过主导人机对话,对AI写作的内容进行选择、修改和完善等,仍然发挥着支配性作用,AI所起到的仍旧是辅助作用。

AI赋能媒介文学写作的这两种方式并无高下之别,只是因为媒介文学创作的文类众

多、作品体制篇幅长短不一、创作方法以及作者们的写作习惯不同等,才使得媒介文学写作对AI写作的借助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别。客观地说,无论哪种写作方式,最终所实现的都是“人机合作”,提升媒介文学写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媒介文学的繁荣。大数据模型的建构和不断完善所遵循的是“均值”逻辑,即它依据的是审美创造力的平均值,而不是天才的独特创造。海量数据能够使大数据模型的均值水平提升到一般人文类才能的最高值,从而使AI写作的审美创造水平超出一般人的水平,这与天才的独特创造力相比仍有不足。但AI赋能媒介文学写作则不然。通过作者们运用AI写作,这种“人机合作”使天才的审美创造与均值审美创造力的结合有了实现的可能,为提升媒介文学写作的质量提供了可能。德国美学家康德在谈到“美的艺术”时曾论述过天才与鉴赏力之间的结合——鉴赏力来自后天的学习、培养,因为在艺术家通过艺术或自然的好些榜样而对此

种鉴赏力加以练习和校正之后,他就凭这鉴赏力来把握他的作品,并且在作了许多满足这种鉴赏力的往往是辛苦尝试之后,才发现了那使他满意的形式”(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而在创作“美的艺术”时,康德认为天才要受到鉴赏力的引导,甚至是约束和限制。“鉴赏力正如一般判断力一样,对天才加以训练(或驯化),狠狠地剪掉它的翅膀,使它受教养和受到磨砺;但同时它也给予天才一个引导,指引天才应当在哪些方面和多大范围内扩展自己,以保持其合目的性;又由于它把清晰和秩序带进观念的充盈之中,它也使理念有了牢固的支持,能够获得持久的同时也是普遍的赞扬,获得别人的追随和日益进步的培育。”(同上,第165页)康德所论,对于认识AI写作赋能媒介文学写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AI写作所展示的就是一个人缺少天赋才能的审美鉴赏力,而文学天才通过“人机合作”所实现的就是天才与鉴赏力的结合。

总之,AI写作不是对人类媒介文学写作能力的威胁,相反它是提升写作效率和质量的有力工具。在大数据模型的建构中应更多地重视作家、文学批评家的作用,提升大数据模型的建构质量。更好地促进AI写作的发展,对人类媒介文学写作的繁荣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